

读书季
Reading

打工男女

“小小说大王”孙方友遗作
记录属于**中国**的城乡故事
追问当代数亿打工者的个体命运

孙方友 ◆ 著

 中国工人出版社

打工男女

孙方友 ◆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打工男女 / 孙方友著. —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
2013. 9

ISBN 978 - 7 - 5008 - 5591 - 0

I. ①打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11826 号

打工男女

出 版 人 李庆堂

责任编辑 吴 迪

责任校对 赵贵芬

责任印制 栾征宇

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(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编:100120)

网 址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电 话 010 - 62350006(总编室) 010 - 82075934(社科文艺分社)
010 - 62005038(传真)

发行热线 010 - 62045461 62005042(传真)

读者服务 010 - 62389465

经 销 各地书店

印 刷 北京睿特印刷厂印刷
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6.75

字 数 135 千字

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22.00 元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联系更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雪梅	1
珊珊	5
丹菊	11
晴晴	15
王娟	18
李岚	22
赵红	26
香玉	29
歌歌	32
欢欢	36
苗苗	39
滢滢	42

46	珠珠
49	香香
52	玉嫂
55	亮嫂
59	小艾
62	肖红
65	雪妹
69	毛毛
72	晶晶
75	甜甜
78	欣欣
82	狗拽
85	赵毛
89	张娃

老歪	92
大狗	95
白狗	99
鲁峰	104
赵驴儿	109
赵全宝	113
夏莹雪	117
冯大健	121
田方正	124
黄国棋	131
王超群	137
刘玉刚	142
何玉灵	147
刘炳娣	152

158	-----	王桂英
162	-----	炮兵白社
165	-----	杨子发屋
168	-----	强和秀秀
172	-----	霸王别姬
175	-----	打工妹菊
183	-----	打工妹兰
190	-----	打工妹红
195	-----	赵海涛
200	-----	卢晓玉
	-----	大表哥
205		

雪梅

雪梅出生在镇东靠颍河的一个小村里，父母都是庄稼人。雪梅打小就一直羡慕城里人的生活，希望将来有一天能走出黄土地。初中毕业那年，她经人介绍到省城一家人家做保姆，主要工作是照看一个八个月的小男孩阿童。小孩的爸爸姓袁，叫袁高，在一所大学工作。袁高的妻子叫华伟，在一家报社当编辑。由于两人平时上班都很忙，才让亲戚找了雪梅来家当保姆。因为媒体报道过多起小孩被“保姆”绑票或拐卖的案例，所以他们很怕，不敢到劳务市场雇工，让亲戚介绍，知根知底，多花点钱心里踏实。他们把雪梅当作自己人，雪梅自然也觉得与他们“亲”。

雪梅说，刚来到城市那会儿，感到什么都新鲜，接触的也大都是文化人，觉得城里人文化素质就是比农村人高。可是时间一长，她开始对单一照看小孩感到厌烦，因为小孩很淘气，爱哭，一会儿撒尿，一会儿拉屎，忙得她不可开交，感到生活过得单调又无聊。她原想辞职或跳槽自己闯世界，可又因袁高夫妇待她不薄，抹不开面子，心中只盼小孩儿快快长大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她结交了几个当保姆的姑娘，她们在一起带孩子，慢慢便适应了。看着小孩儿一天天见长，觉得这里面也有自己的功劳，心中也很安慰。

照看孩子不同别的，责任重大，弄不好磕着碰着了，都会引起孩子父母的责备。再加上城里的小孩娇生惯养，一个个都像“小皇帝”似的，很难侍候。每当受气的时候雪梅就特别体验出“下人”的滋味儿，所以就非常想家，很想找人说说心里话。不过，从苦难中泡大的雪梅毕竟懂事，每回受气之后，就暗暗下决心要多学知识，掌握些技能，将来等自己“闯天下”时，也能找一份好工作。

一转眼，雪梅已进城三年了，她照看的阿童也上了幼儿园。袁高和华伟对她不错，除了每月给她 2000 元的工资外，还掏钱让她自学了财会，并让她学会了电脑。雪梅很感激袁高一家，说自己能碰上如此善良的人家也是造化。当然她更感激袁高家的那个亲戚，是她把自己引进了城市，走出了贫困的乡村，看到了外面的世界。

按原来的计划，等过了春节，雪梅就要去一家工厂上班了，不想就在这时候，却出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。

事情仍是出在小阿童身上。

小阿童虽然上了幼儿园，但每天还要接送。在雪梅未走之前，这接送阿童的任务自然还由她来完成，而问题就出在接送阿童上。

阿童上的那家幼儿园是省委家属院办的，条件好，进幼儿园还需找关系。省委家属院幼儿园是全封闭式的。早上七点接人，晚上六点放人。每到五点左右，大门口处就站满了接孩子的家属，他们戒心都很强。

那一天，雪梅按时去接阿童，路上却突然遇见了和她一起当保姆的小香。小香见到雪梅很亲热，又买糖又买瓜子，与雪梅说这又说那。并说自己命不好，不如雪梅，雪梅遇上了好主人，而自己碰上了一家混蛋，大人小孩儿都混蛋，说完又问阿童长高了没有，上幼儿园没有？雪梅一一作答，然后对小香说自己马上就要工作了，并劝小香趁年轻多学知识。小香祝贺了一番，便与雪梅分了手。

等雪梅急急赶到幼儿园时，已经晚了 10 分钟，幼儿园大门口处接孩子的家属已寥寥无几，显得冷清。雪梅找到阿童的老师接阿童时，那老师一脸惊愕，说：“你刚才不是将阿童接走了吗？”

雪梅一听，顿时白了脸色。双目直直地盯着那女教师，半天没说出话来。突然，她像悟出了什么，扭脸便朝来的路上跑去。她跑得飞快，简直如疯了一般，一直跑到刚才与小香见面的地方，东瞅西瞅，可早已没有了小香的影子。

雪梅一下瘫了下去。

袁高与华伟得知儿子失踪的消息后，也一下傻了。华伟疯似的跑到幼儿园，斥问阿童的老师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？阿童的老师说今天下午六时整，是你们家那位保姆接走了阿童。华伟双目顿时喷出火样的东西，质问雪梅说：“既然你接走了阿童，为什么还要演戏？”雪梅大呼冤枉，哭着说：“华伟姐，是有人化装成我的模样，将阿童接走了！”阿童的老师自然知道责任重大，一口咬定是雪梅接走了孩子，并瞪大了眼睛说：

“你胡说，明明是你，为什么要耍赖？你几乎天天来，难道我还不认识你？”雪梅无助地喊道：“你搞错了，那个接孩子的真不是我呀！”接下来，雪梅就向袁高和华伟讲述了前因后果，最后说：“我怀疑小香与她们是一伙的，她故意在我必经的路口等我，让我耽搁 10 分钟。化装成我的人利用这个时间差，将小阿童接走了。”袁高比较冷静，他知道雪梅说的全是实话，便问雪梅说：“谁是小香？”雪梅说：“她当初也是个保姆，曾在你家对面楼上干过一阵子。阿童小时候，我们常常在一起看孩子。”袁高沉思片刻，说：“这可能是一个犯罪集团，如果是绑票，马上就会给消息，如果是拐卖儿童的，就难办了！”

雪梅和袁高一家在煎熬中等了三天，没有任何信息。袁高痛苦万分地说：“完了，小阿童一定是被拐卖了！”话没落音，只听华伟长啸一声，当即就昏了过去。

雪梅做梦也没想到会是这种结局，她恨死了小香，她决心要在这座城市里找到小香，夺回小阿童，给好心的袁高夫妇一个交代。

从此，雪梅便进入了漫长的寻找过程……

珊珊

珊珊是个乡间女孩儿，来省城打工，先在一个军队被服厂干计件工，军工转地方后，有一个个体老板承包了被服厂，一下把原有的打工妹全撵走了。万般无奈，珊珊就进了一家饭店当了服务员。

大饭店多是雅间，一般是一位服务员负责一个雅间，工作内容单调又复杂。多是让客人点菜，上茶上烟，端菜斟酒什么的。饭店是个各种人物都光顾的地方，有领导有群众，有名流有学者，也可能有强盗和杀人犯。碰上公款吃喝者，吃喝的人多是干部，比较文明，也好侍候一些。若碰上有钱的坏人或大款，情况就糟糕一些。一个人的素质高低，往往在吃喝时就能显现出来。尤其是喝了几盅酒之后，更是暴露无遗。珊珊常遭到些非礼，比如让人抓一把乳房什么的。开初珊珊很恼火，向客人发了脾气，不想事情过后，老板专门找她谈话，说是啥事儿都要讲个高姿态，和气生财嘛！抓你一把有什么？抓你一把证明你有魅力！人家又没犯实质性的错误，只是多喝了点儿酒，应该原谅客人嘛！但也由于珊珊脸上总是冷冰冰的，所以后来的客人也就再没人敢与她放肆了。只是他们老当着她的面大谈女人，有时还故意说一些污言秽语。珊珊就像木头人一般，谁也不看，只机械地为这些低级客人服务。

眼下酒家多是搞些开瓶有奖的把戏，他们把五元、十元钱装在包装盒里，客人开酒时揭开密封线，常常有中奖的希望。碰上大方的，中奖后便将奖金送给服务小姐。珊珊运气好，隔三差五就能得到客人们送的奖金。

有一次，几位公款吃喝的干部在珊珊负责的雅间内喝酒，一个胖老头儿揭开“宋河粮液”，里面竟是张“188”元的奖票。按照规矩，要拿着奖票到指定地点领取奖金。那个胖老头儿至少是个处级干部，当然不会把188块钱看在眼里，人家要的只是个“手气”。手气好，那老头儿自然高兴，对珊珊说：“姑娘，这奖金归你了！”珊珊比胖老头儿还高兴，急忙将奖票藏了起来，心想瞅机会将钱领回来，一定买一件上档次的好衣服。

那个兑奖的专卖店在西郊，距珊珊打工的饭店很远，坐公交车来回就得两个小时。珊珊自己没时间，只得想办法托别人去领。她村上有不少人都在省城打工，有一个叫二狗的小伙子专收破烂。有一天二狗来店里收酒瓶子，珊珊就将奖票交给了二狗，让他帮自己把钱领回来。

二狗虽然年轻，但辈分不低，珊珊该喊他为叔。只是珊珊未喊过，当面背地皆是直呼其名——二狗。那一天二狗接过奖票看了一眼，然后揣进兜儿里问珊珊：“咋说？”珊珊问：“啥咋说？”二狗不自然地笑笑，回答：“领回钱了咋说？”珊珊一听怔了，呆呆地望着二狗，许久没说话。她原来想等领到钱后自觉送给二狗几个“跑路钱”的，不想二狗却作为条件提了

出来。这样一来珊珊就觉得心理上不平衡，心想你主动提出要我主动提出给性质是截然不同的。事实上，二狗并不是小气人，在家时常常帮助别人，乡里乡亲的都挺喜欢他，却不料现在变得如此抠门儿。珊珊用奇怪的目光打量了二狗一眼问：“你想咋？”二狗干咳了一声说：“你不能让我白跑腿儿！这样吧，188 块，你要大头儿，我要小头儿。”珊珊瞪大了眼睛说：“你二狗原来可不是这种人！”二狗面色红了一下，低了头说：“这不是在城里嘛！要是在家里，我若要钱我是狗！”

二狗每天跑着到处收破烂，对省城已很熟悉，第二天就揣着奖票跑到西郊找到了那家专卖店，不想人家见二狗的穿着又脏又破，便怀疑奖票有假，当面考他“宋河粮液”卖多少钱一瓶。二狗儿没喝过那般好的酒，自然回答不出。回答不出人家就不兑现，急得二狗差点儿跳墙，说是这张奖票不是我的，更不是我捡破烂捡的，是我的一个同乡妹子在饭店当班，客人送给她的。店里人自然不相信会有什么将 188 元的奖券送给一个服务小姐，若是五元、十元的还有可能，这 188 元的绝不可能！虽然钱不多，但“188”可是个吉利数，谁会将自己的好运气随便送人呢？除非那个客人与这位小姐有什么瓜葛……说着，店里的几个男女竟淫邪地笑了起来，最后，那专卖店的店主硬是没收了奖票，要二狗去叫奖票的主人，并说只要说得对，本店绝不装聋，奖金一定兑现。二狗与人家争吵半天，怎奈奖票已给了人家，只好听人家的，急急回来叫珊珊。那时候十二点已过，珊珊正忙得不可开交，总是抽不出空儿，直等到

客人走了，她才匆匆到店外去见二狗。她原以为是二狗送钱给她，不想竟出了意外。二狗哭丧着脸说：“你一定得同我去一趟，证明我一不是坏人，二不是昧你的钱！”珊珊为难地说：“我若走得开，怎会让你去帮我领？”二狗瞪着眼睛问：“那咋办？”珊珊叹了口气说：“不要了！”二狗一听直蹦高：“为啥不要？你不要不正好便宜了那几个龟孙？188 块呀！”接着，二狗又将人家说珊珊的难听话说了出来，为激珊珊，他还添油加醋地瞎编了几句，直听得珊珊双目放大，面色青白了才住嘴。珊珊气冲冲地找到老板，说是要请半天假。老板说现在正忙你请什么假。店里人手少，一人包一个雅间，根本没多余的人，你一走你包的房就不能接客，少一场酒席少挣几百元，你想想你请半天假能给我造成多大损失。珊珊说你如果不准假，我可也要损失半个月的工资。老板奇怪地问你到底有什么事儿？珊珊说我得了一张奖票，托人去领钱，人家不给还小瞧人！老板笑了，说就这事儿，好办！说，是哪个专卖店？珊珊说是西郊的，老板说你等着，一会儿让他们自己送来。老板说完打开手机，接通后很不客气地说了对方几句，然后命人家马上把钱送来，接着就气恼状地关了手机，对珊珊说：“安心工作吧！”

果然，不到半个小时，西郊专卖店里的老板就派人送来了 188 元奖金，亲自交给了酒店老板，并一再道歉。酒店老板眼皮儿不抬地说：“回去告诉你们老板，如果下次再出现这种情况，本店概不代销你们店里的酒水！”那人吓得什么似的，点

头哈腰地赔不是，连连地说：“不敢不敢再不敢了！”酒店老板这才让人唤来珊珊，当着那人的面将 188 元钱交给了珊珊，然后对那人说：“你要向这位小姐道歉！”那人急忙向珊珊赔笑脸，一连说了几个对不起，并求珊珊原谅。珊珊只是面色冰冰地“哼”了一声，然后谢过老板，扭脸走了。

珊珊拿着钱走到门外，从中取出八元，递给二狗说：“给，这是你的跑路钱！”那时候二狗还在门外等珊珊请了假一起去西郊，做梦也想不到她已经将钱领到了手。二狗见珊珊出门来二话不说就给他八元钱，不解地问：“钱还没取回来你先给我钱是咋回事儿？你是不是讥笑我要你的钱了？我给你说，我办事儿可是讲信誉，钱弄不到手我一分钱也不会要你的！”珊珊一听二狗误会了，这才笑了笑说：“钱已经取回来了。”二狗哪里肯信，问：“咱还没去咋就取回来了？”珊珊见二狗不信，认真地说：“是真的，一点儿也不唬你，是我们老板一个电话，人家就把钱送来了！你虽没取到钱，但总算跑了一趟，我怎能亏你！快接着吧，我还得上班呢！”

二狗将信将疑地接过那八元钱，很重地望了珊珊一眼，连连地说：“咋会有这等好事儿？咋会有这等好事儿！”

二狗从饭店还未回到住处，脑际间已充满了几多为什么：为什么酒店老板会对珊珊那么好？为什么喝酒的客人会对珊珊那么好？为什么……几个为什么集中在一起，二狗就对珊珊产生了疑问。人心中一旦产生疑问就按捺不住要请教别人，二狗自然也逃不脱这个怪圈。他每见到在省城打工的本村人就要像

发现什么新大陆似的求教一番，后来这些疑问就传到了珊珊住的村子。传来传去，村人皆以为珊珊在城里是干“那个”的。再后来，连珊珊的家人也有所耳闻了。珊珊的老爹是个暴脾气，容不得别人说三道四，搭车进了省城，硬是将珊珊“带”了回来。

从此以后，珊珊的命运就于不知不觉中进入了某种“恶性循环”。因为珊珊爹将珊珊从省城叫回的时候，珊珊正值完婚的年龄，可惜一直没人给珊珊说媒，待与珊珊同龄的少女皆出嫁之后，珊珊爹就想将女儿“廉价”处理。只不过珊珊在省城打过工，见过世面，心境自然很高。有一次一个媒人登门给珊珊说了个拐腿男人，把珊珊气得哭了一夜，最后还斥问母亲说那媒人为何如此小瞧人？万般无奈，母亲便向女儿诉说了实情。珊珊听后傻了，她做梦也未想到竟是一些莫须有的谣言将她害到这般境地！这一次，珊珊没有哭，第二天一早就偷偷地走了。

从此，珊珊再也没有回来过。

珊珊虽然没有回来过，但有关她的“谣传”却一直被村人演绎着。